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李公案 第十八回 結命案了卻前因 敘出身言歸正傳

且說小白鱗在船上，足足一周時方才藥性解退。覺得手腳都被縛住，口中胡嚷道：「你這個狗大夫好混帳，怎的拿我捆起來。」被張貴一個嘴巴，說道：「狗攏的，還沒有醒？」小白鱗氣極，睜眼一看，見自己在炮船上拴著，知道被拿。便閉上眼睛，更不打話。不多時，差到提審，便一齊上岸，到縣衙前伺候。程公升堂。傳齊人證，小白鱗還當他殺的是李公，直認報仇不諱。講明後，敘了供，畫了押。將張富有當堂釋放。程公命取李公剩回的八兩銀子，賞三兩給裴道運等五人酬勞。

下餘五兩，待屍主領認時作為撫恤。敘供結案。疊卷通詳，不便細說。

因為什麼不便細說呢？為這部書中編的是李公案，若再連篇累牘敘下去，不是變成程公案了麼？然則，既不是程公案，為什麼開首就敘這一樁事呢？皆因李公改裝緝訪，實實開端於此。且其中有許多情節，與李公畢生事業有關。不但為此書後半部張本，且與二集、三集、四集各案均有關係，所以不能不詳細鋪敘，以通線索。兇犯已獲，錯殺的緣業已明白，則以後各事便與李公無干了。倘再喋喋不休，這就叫喧賓奪主，不成章法了。雖係平話小說，也自有個一定時體例，不是亂來的。既經交代明白，便該接駁懸憚C

李公自從辦了這一案，不但程公感激佩服，就是江湖好漢也無不知道李公子的威名。因此，他老太爺深知李公有幹濟之才，不肯叫他耗神帖括，耽誤這有用的光陰。就給他援例捐了個實足新花樣的知縣。這個花樣是統壓各班，遇缺即補的，後來叫做大八成。那時候卻還沒有這個名目。既經上允，李公便束裝進京，到部驗放。

此番卻與先前不同，帶了兩名家丁，一個叫張榮，一個叫蕭順，都是老太爺手下多年得用的紀綱。叫他跟了出門，為的是路上可以放心。

李公自叩別了堂上，騎了馬，到北門外碼頭下船。有許多世交親故及同學、朋友，都來送行話別。直到天色已晚，將次關城，方才一起起的散去。李公便命開船，由江陰、鎮江、儀徵、瓜步，站站往前進發。舟中無事，每日坐臥篷窗，觀玩江景。青山隱隱，綠水迢迢。加之漁唱棹歌，風帆點綴。雖則獨行無伴，倒也頗不寂寞。到了清江浦，便須換船倒閘而行，李公嫌他遲誤，便在浦北棄船登陸。包了三頭長行騾子，將行李並擋紮縛，馱在騾背，主僕三人分跨其上。過了黃家營以北，便又是一番光景：風來塵起，雨過泥泞。較之江船瀟灑，其苦樂勞逸是大不相同了。好在李公平日耐苦習勤，不怕勞碌，日日早行晏息，走不上二天，早已到了北京。就在西珠市口奉天會館卸下行李，打發牲口去了。會館長班就在正院打掃了三間房，請李公主僕居住。

張榮、蕭順收拾房間，李公看天色尚早，就出門閒步。望東不多幾步，便是前門大街。九軌通衢，百行齊列，香車寶馬，輿蓋相交，果然是玉京天府，美富非凡，非尋常都會可比。怎見得？有詩為證：虎踞龍蟠氣勢高，鳳樓麟閣採光搖。

御溝流水如環帶，福地作山列錦標。

白玉庭墀翻水鳥，黃金宮殿起鯨鼉。

西山翠色生朝彩，北闕恩光接絳霄。

三市金繒齊湊集，五陵裘馬任逍遙。

隗台駿骨千金價，易水高歌一代豪。

都會九州傳禹貢，朝宗萬國祝嵩高。

應劉文字金聲重，燕趙佳人玉色嬌。

曉日旌旗明輦路，春風蕭鼓遍環橋。

重關擁護金湯固，海宴河清樂聖朝。

李公觀看一回，覺得繁華奢侈，悶悶不樂。遂不復前行，緩步而歸。

晚間，長班送上同鄉京官住址單，李公便揀那向有往來及親戚、世交，備帖拜會，餘者概不驚動。

過幾日，取了印結，赴部報到，自有吏部茶房長班前來伺候。驗到演禮等事已畢，聽候帶領引見。照例發往直隸。謝過恩，領過憑，便收拾行李，遵限到省。在保定府城內五道廟公義店賃了一間半房作為公館，然後稟到繳憑，連日上衙遞履歷，拜同寅。忙碌了好幾天才得清靜，就寫了封家信，打發蕭順回南稟知老太爺，單留張榮在身邊伺候。

要說李公這個花樣班次，本來是見缺就可以補的，所以叫遇缺盡先。因為他既沒有京中大老的八行，又沒有呈送上司的禮物，更沒有孝敬爺們的門包，所以差不多就沒人提著他。眼見出了幾個缺，不是說人地不相宜，就是說於例稍有不合，都沒有補他。李公也不去計較，除了牌期上衙門以外，半步也不走動。到署不到三個月，合城的同寅都當他是個怪物，在官場上下不是背後指點論說，就是當面訕笑，故意拿他取樂燥脾。

李公一概置之不理。於是人又說他是個傻子。

忽然有一天，藩台下了一個札子，送來的人連嚷帶喊的討賞。李公給了他二百錢。那人將錢放在地上，說道：「不要取笑了。」張榮道：「是我們老爺給的，什麼取笑。」那人道：「老爺沒當過差，還沒聽見說過嗎？就是頂不濟的催糧查丁的例差，也要賞兩兒八錢的。不要說這解餉差使，人家謀都謀不到的。」

李公聽了沒法，歎了一口氣，叫張榮再添他八百錢，算是一弔。

那人也不再討添，氣憤憤地拿著錢，咕咕嚷嚷地去了。

李公打開札子一看，是解一批京餉銀五萬兩，還有同委的是個候補府經，也姓李，名樹勛。李公就備了手本，到轅謝委稟見。恰好李府經也到，遂一同進見。藩台不過是些照例敷衍的話頭，不必細說。次日，李府經就過來拜會，商量具呈、領銀、釘鞴等許多事體。李公道：「小弟初次登場，一切全仗指教。」李府經謙遜了一回，約定起程的日子，便起身告辭而去。

明日回拜李府經，就一同到庫眼同兌銀，釘鞴加封，標了花押，又領了盤費，取了勘合。諸事已畢，稟報起程。赴各處稟辭，又向李府經道：「弟處只家丁一名，沿途恐不敷照料。

請尊處多派一二名才好。」因此李府經又添派了三名家丁，一共主僕六人。由清苑縣發來官車，當晚佈置停當，次日一早出城。正是深秋天氣，水潦已退，道路平坦，一行人夫浩浩蕩蕩往京進發。沿途自有該管州縣按站接管護送，不必細說。

到第四天一早，已望見京城。過蘆溝橋，進彰儀門，到西河沿，將行李車卸在悅來老店，然後押著餉車進前門，到戶部衙門，將銀鞴卸下，堆在堂下。派家丁在那裡值寧，輪班看守。

重復出城，到店洗臉吃飯，換了衣服，進城投交。正是：

驅馳立掌勞王事，報解錢糧重正供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